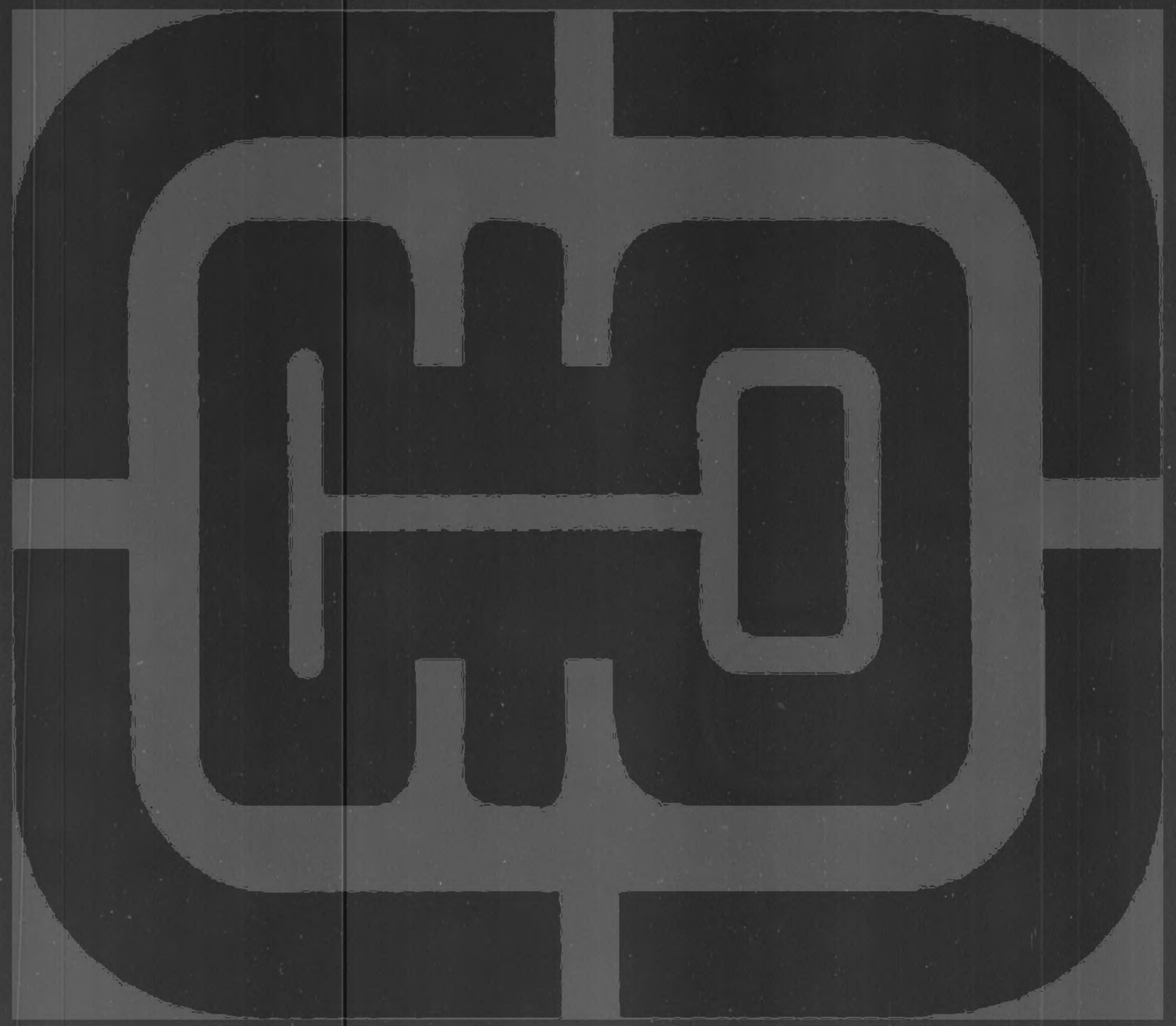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三

劉虞傳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經東海王恭之後○劉昭曰注案王恭當作恭王劉汝丹陽太守虞通五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走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

以疏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温討賊
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連縣
皆畔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前中山
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
畔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
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王之
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
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
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又音護）
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
楊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今平州
舉稱天子純僭殫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
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勑公卿奉迎純又
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入青冀二
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慶威信
素著恩績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慶到薊罷
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
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

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
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蜀東海郡）及董
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
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
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
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
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
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
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
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
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糲食無
兼肉遠近豪俊夙儕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
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
但務會徒衆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
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
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
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

爲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曹叔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吾敢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說文戮并力也左傳曰戮力同心音力凋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疇字子泰人好讀書善擊劒劉虞署爲從事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衆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虜龍塞以易賞祿哉）蒙險開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爲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

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黷褻慢也數也尚書曰黷于祭祀也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績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共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

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勑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假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司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瓚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爲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勢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刼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瓚乃上訓爲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傳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爲郡小吏、爲人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魏志曰、矣太守妻之以女）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

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即邊章等）會烏桓

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
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
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
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
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
無繼（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
百餘日糧盡食馬煮弩楯力戰不敵乃
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阬死者
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劉攽曰案遠當作還）詔
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
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劉攽曰案驚當作警）
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
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
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
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
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
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掃滅烏桓而劉虞啟
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

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一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兄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槃即盤雅九河之河也槃鉤槃）以報紹（槃即盤雅九河之河也槃鉤槃）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羲以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位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措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賊於河內繩黑山伯上事以誅忠等爲辭燒平陰河津奠府人舍以怖動太后）董卓造爲亂始

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傳音丁戀反）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踣也）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因杜預曰纍繫也前書音義曰纍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植音直吏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皂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皂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拆其字從木）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眞（亡新王莽也）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詩曰職爲亂階）紹罪五也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慝音他得反）濟其無道

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于陵相姚貢紹以貪慘（慘音力舍反）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盧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之信著于天下自柯會之盟始也）晉文爲踐土之會（會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求居於鄭晉文公重耳爲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伐荊楚以致菁茅（菁茅以供縮酒）臣雖闇茸名非先賢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莖音胡定反斧也）輒與諸

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 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文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追縣界流入）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寡君何特不恐）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匡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成焉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東十八里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列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鬲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冨貴矛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

爲門仆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待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踈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眸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掌而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荒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二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厄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惡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

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朱及至瓚乃
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
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
喪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
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危歸人濫水
陵高（濫音丑六反翫急也）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騶以告
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
於北隰之中（下滋曰隰）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
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
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
詞命此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
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
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
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
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
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
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
其衆歸曹操操以輔爲度遼將軍封都亭侯

闔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爲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衆詣鄴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貴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劉熙守道慕名以忠厚自攻（攻治也易曰自攻）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閉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糾收也○劉攽曰糾人完聚當有一繕兵昭武（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以臨群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傳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姚長謙少孤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戲鼎鑊中（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戲鼎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仕州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絳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耶爲之屈膺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四遷爲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閒行奉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宣州縣也溧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差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爲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爲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闔宣自稱天子劉攽曰案紀作闕宣仍云闕稱兩稟董卒之後此作闕誤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丞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傳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南謙退保郯操攻之不能

克乃還過拔取慮雎陵夏丘皆屠之（慮音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雎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傳曰門官殲焉）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袞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笮音側格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上累金盤下周重樓（解見西羌傳）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鋪數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又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爲楊州刺史劉繇

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子元達琅邪人
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
耳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
贊曰襄賁（侯）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
以衛國伯珪踈獷武才趫（音去聲猛貌）（趫反）虞好無
終紹勢難並徐方殲耗實讓爲梗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張（棗）校正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范曄

後漢書七十四上

袁紹傳（子譚）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
五官中郎將袁敞（敞字文開與梁冀結好冀誅出爲汝陰太守）（敞從京師諮事不謀）（敞曰紹司空逢之孽子也）（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
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爲郎除濮
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
父服（英雄記曰九年）在冢廬六年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

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爲奔走之友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槃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軿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軿猶屏也自蔽隱槃轂賤者之車也取其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內官智惡之中常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比云佐軍與彼文不同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脅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平陽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沉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劉攽曰注按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

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懸節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表紹棄節改爲赤旄）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因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

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
邟鄉侯前書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元始二年更名邟音回浪反紹猶
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
父後將軍術○劉攽曰以從文當作與冀州牧韓馥馥字
文節潁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
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
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瑁字公緒陳留人
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業紹從
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瑋橋
玄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殺之濟北相鮑信

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紹與王
匡屯河內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
約盟遙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
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
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曰太僕袁基術之母
兄卓使司隸宣璠尺口收之毋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埋青城
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鄙藏之卓乃遣大鴻
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
吳循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

匡殺琚璟吳循等海內先賢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融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録曰胡毋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廚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徇軍班與匡書略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君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離士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愼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

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

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衆○劉攽曰按方字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今欲興兵以為國安問袁董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為國惠中心人兖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拥強兵何凶逆而不可得置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于惠欲斬之惠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閤仗矛惠上頭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宮門外○劉攽曰

注何以逆按文何當作阿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日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龐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異部強實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劉攽曰按文少一討字緣託字誤脫討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諶等魏志云諶荀或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遠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言土廣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

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立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泰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

馥從事十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比二人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慶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

英雄記曰紹在南歌清水口浮等從後夾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過紹營紹甚患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閉

戶高枕何憂何懼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膚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聲音

啓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廣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李姓褚黃巾賊起燕聚少年爲群盜幡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瘿陶牛角爲飛矢所中陵創且死大會其衆告曰必以燕爲人故軍中號曰飛燕故改姓張姓剽悍捷速過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也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聾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見下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

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秦伯曰是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勝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瓌傑雄略多奇紹軍之敗也主崩奔北徒衆略盡軍將皆撫膝而泣曰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特爲馥呵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徼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捷拆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飛書告急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顧自殺（九州春秋曰馥至廁因以書刀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爾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

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列春秋
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
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
眞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
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
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强弩數十張
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
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
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垣墻
閒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
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
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
不敢復出四年初平元年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
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
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
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
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鬱難既釋時人

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
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
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
災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拂除不祥故詩人
總與所說者俱往也酈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續漢志癭陶縣
有薄落亭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
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
諸侯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
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
容貌自若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外故為內
黃小吏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
車重重輜重也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
扞衛送到升丘升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城安縣東南十三州志
云土地升鹵故曰升丘紹還因屯升丘以陶升為建義
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
口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歌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
日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
進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

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
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
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
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
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
殺之而并其衆與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
車駕爲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
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
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

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
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
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左傳周襄王出齊桓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鄭伯偪王諸侯信之晉文公
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文公從之
納襄王遂紹將從其計賴川郭圖淳于瓊曰
成霸業九州春秋圖字公則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
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
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史記曰諺曰秦失
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

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吏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愼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孟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略同）且幷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左傳立長）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遣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

而霜隕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謟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爲降霜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攻莒爲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顧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升五乘孰肯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闔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崩見說苑隅爲之崩見說苑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徇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幼長曰能負薪矣幼曰問士之子長曰未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矣

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斃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而元帥受敗元帥謂何進下聖德幼沖親遭屯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

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逮劍翼室
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遂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翼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寢
虎叱群司奮擊凶醜會不浹辰罪人斯殄
浹匝也左傳曰浹辰之閒杜預曰十二日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肆圖不軌
軌謀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
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
前將軍封邟鄉侯紹受侯不受前將軍
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
其泥揚其波
則進以可享竊祿位退無門户之慮
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
滑泥也楚詞滑
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
獻帝春秋曰紹合數十萬登壇歃血盟曰賊臣董卓承漢室之微負兵甲之衆陵虐後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鴆太后戮殺弘農提挈幼主遷秦地殘害朝臣發掘陵墓虐烝宮室天濁機薰后土神祇恐懼及鬼神過惡桑皇天震怒大命隕墜告仁賢之士痛無所控告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討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殲凶

醜同聘王室冀載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劉攽曰注云我同盟之後按文當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此誤脫四字會故冀州牧韓馥懷侠逆謀欲專權勢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見夫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以反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蹈焉嚮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戚憂能去之也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憯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特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勛曹操權領兗州牧竇融有西河五郡大將軍事以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梁統爲武威太守以掠地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祖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

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皐弑者趙穿也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盾曰天乎予無辜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也趙盾曰天乎予無辜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苟云利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施杜預曰回軍南向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列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士錫圭路州連郡是以忠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若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攜離也杜黜忠

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旣叨之豈敢闕覬重禮以希彤弓兹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叔服會文公爲太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兹弓十兹矢千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虧成重愆斯蒙恬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比其中不能無絙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白起歎欷於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爲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旣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太傅曰磾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磾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旧恩還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旣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搆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群賢使三槐九棘議

臣罪戾（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若以臣今行權爲費則桓文當有誅絶之刑（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肴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褒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尸鳩鵴也詩國風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

此絶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三者數之小終言深也前書曰下鄜三泉）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太尉紹爲大將軍改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恥爲之下（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爲大將軍欲尊寵之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爲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勳威者下拘常例焉）僞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鉞虎賁百人（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

下紹當作詔

曰樂器四曰朱户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春秋元命苞曰賜鬯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紹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埤亦下也音婢遷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音絹○劉攽曰按支堅字當屬上句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内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

傳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黄徼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袁舜後黄應代赤故包有此言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赦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顔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

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兵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其勢譬若覆手（前書陸賈）今不特取後難圖也（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衆欲見威於敵者滅也）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而決勝乎千里之外）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書曰新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罪也）竊爲公懼之圖

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今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言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史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亡此黃石之所忌也黃石者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略也圯音以之反○劉攽曰注按文但當云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主與主同者權在主也臣與臣同者權在臣也此出於誤衍十字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冑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

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逼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司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孫子兵法曰九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能敵奇者擊其不備）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爲丞相胡亥卜筮其吉駿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泾水爲祟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壻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

東事見史詵及臻呂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旨右專制以兄子祿爲趙王上將軍產爲梁王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右崩欲爲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馬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貪財爲饕貪食爲饕悋音烏板反父嵩乞匄攜養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魏志曰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匄亦乞也因藏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蒸閹遺醜本無令慓德狡鋒俠好亂樂禍方言曰慓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如其鋒之利也慓音方妙反或作剽劫賊也物音同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謂紹誅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左傳侵官冒也於是提劒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

山當作出一本作之

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寡折衂數喪師徒（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別兵西躭擾成皐到滎陽汴水遇阜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爲流矢所中亟乘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又爲呂布所敗）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鶡冠虎文衣單衣裹邑裘虎文衣）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晉襄公敗諸殽執孟明等文嬴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孟明伐晉晉人不敢出封殽尸而還事見左傳）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殘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俶儻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戾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刃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魏志曰陶謙爲徐州牧操初征之下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郊會張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皆應布西來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強幹弱枝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魚石等以宋彭城畔屬楚經書宋彭城傳

日非宋地追書也且不登成也故復援袪擐甲執
畔人也杜預注曰登
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左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注曰擐貫也前書揚雄曰雲翬
曰操襲定陶未還會布至擊破之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乘戰操時其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
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會後
鑾駕東反群虜亂政時冀列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北鄙之儆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局部也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爲
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
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刼省禁卑侮
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漢官儀曰三臺謂尚書御史中臺也
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
所愛光五宗所怒滅三族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
族母族妻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不言微反脣湯遂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見前書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鉗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拑音渠廉反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持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臣之間以爲大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黃琬爲司徒時袁術僭據圖廢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大逆操因睚眦被以非罪嘗奏收下獄劾以大逆獻帝春秋曰收彪下獄考竇遂以策罷觸勞楚并兼五毒俱至獻帝春秋曰收彪下獄考竇遂以策罷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即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舍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

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前書曰孝文皇帝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矯繳充蹊阬窞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管子曰天下無道人在魯位者皆不自聊生

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莫府方詰外蔟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左傳曰彌縫敝邑杜預注）曰彌縫猶補合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予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赦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乃欲橈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猜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詐助王帥以覘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獻帝春秋曰操引軍造河瓚助紹實圍襲鄴以爲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也韓詩外傳曰齊宇敖倉）乃欲運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莊公儻有螳蜋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蜋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隧道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胥獲之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獲右執雕虎唯象未試史記范雎說秦昭王烏獲任鄙之力慶忌夏育之勇也○劉昭曰注駑良弓勁尸子曰黃伯曰挾支步一中字駑

弩之勢文子曰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行紹曰史故言越太行山而來助青州涉濟濼紹曰長子譚爲青州刺史濟濼二水名在今齊州界濼音他合反六軍汎黃河以會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擣其後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擣音居蝟反在傳曰晉人角之諸戎擣之是也荊州謂劉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乃壅若線火於秋蓬霧滄海而注爝炭黃石公三略曰天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沃爝火其起必也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綱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繕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擾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貌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流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者非也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貲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立則不保一身哀哉

其余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刃之明略文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怯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今之謂乎（法言之文也嬴秦姓也姬周姓也方言蚩悖也六國悖惑侵弱周室終爲秦所併也）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萬衆之中斬其首還諸將莫能當遂解白馬圍）紹乃度河壁延津南（酈元水經注曰濮水東徹金堤大發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渡（官渡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酈元水經云莨蕩渠經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紹進保陽武（陽武今鄭州縣）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

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堤東西數十里爲（臺名曰攀糟者露土無覆屋操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攀糟者露土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存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揚雄羽獵賦曰蒙楯負羽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持二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劉攽曰注誠按文當作成）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以其發石聲烈震呼爲霹靂即今之拋車也拋音普考反）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爲瓊等表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我禽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莊爲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

東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詣大喜乃選精銳步騎出其不意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馬口夜從間道出人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束薪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後軍還兵以益備問者以爲然既至圍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財物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舉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紹軍聚土背惶懼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魏志曰張郃字儁文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則事去矣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憙二將聞瓊等又更潛郃快軍敗郃懼歸太祖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狐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僞降曹操盡阬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

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十二年曰紀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狐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肩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愎音平逼反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向使紹用其別駕諫止吾與衆不同計尚未可知也官渡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

郭圖辛評亦爲然○劉攽曰按文少一以字紹遂以佖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袁準記任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評辛毗兄也魏志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欲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嘔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爲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愍市巷撣涙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籠妾五人盡殺之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范曄 後漢書七十四

袁紹子譚傳

譚自繡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

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速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郭郭門也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別駕主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開脩

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鬬其閒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

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真勢耳袁氏李兄弟相攻非謂他人能閒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劉汝曰注一言字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書曰彝倫攸斁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斁敗也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大公志同願等言大公者尊之謂紹也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楚荊州也魏冀州也戮力乃心共翼王室左傳曰同好惡翼王室杜預曰翼助也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大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大公殂殞賢徽承統以繼洪業宣弈世之德履丕顯之祚弈重也國語曰弈代載德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史記貴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子立奔宋左傳作無極第旌二壘者譖譚尚也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脅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閔伯

實沉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左傳子產問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施施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若周公殺管蔡之類或欲以定霸功若齊桓公殺子糾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讎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

滅之也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代代九代史記曰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靖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宣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湣公立子桓公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為九代也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來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瞑嗇夫曰主盈曰其為未辛事於齊故也士匄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瞑受舍伯游荀偃字也宜子即士匄也士燮之子士會之

緣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杜預曰違奔亡也史記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篤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孚之愾左傳曰殷不孚故不言孚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

令仁君見憎於史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封之以京謂之京城大叔段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弟

象爲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今猶謂之鼻亭

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幸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繫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火剛柔相濟用乃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翼王室若迷而不反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詒譏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表族其與漢外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袁二書並見王粲集

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眭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娉譚女以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鄢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

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晏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而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苟圖危宗廟剥亂國家親踈一也左傳曰天實剥亂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季友歃衄而行叔牙之誅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爲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叔牙曰魯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敢是將爲亂和藥而歃之存也季子曰夫何爲不飲此則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劉歆曰莊慶父存也按公羊云慶父也存

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爲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巵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先成者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足遂飲酒爲蛇足首終亡其酒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閔沉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寃

魂痛於幽冥劉瘐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詒遺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擊干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單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歧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沉墮賢掊之操隨音許規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

詳吉凶以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以玦反人以環譚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札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輞以木束之塗其上雜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窒突門旁爲橐充竈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薰之也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壍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潛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漳水曲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口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音祈中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幾音祈中音竹用反

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脾諸帳下卒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幸毗等全尚毋妻子還其財寶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

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趨音促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

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琰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琰志以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琰字仲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嫂宗族稱悌也曹操聞琰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而置關焉）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宇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

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獨為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

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爲玄兔小吏稍仕○劉攽曰玄兔郡名皆作菟中平元年還爲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巳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稟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文餘下有三小石爲足度以爲巳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牧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爲猶置也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

景帝子名餘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荊州刺史王叡督王氏譜曰叡字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詔書以表爲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其爲賊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鄀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請南郡人崩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傳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表課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財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案是也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

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為已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襄城中飛矢而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當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獻帝春秋曰濟引衆入荊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衆而退劉表自責以為已無實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為表北藩

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
得江湘閒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
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裴氏
廣列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
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
也九眞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方數
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
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
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
咸悅而服之關西充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
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
術綦毋闓宋忠等闓音開撰立五經章句謂之
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
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
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別駕劉先說表零陵
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
先賢傳曰先字子弘博學強
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
曰今豪傑並爭
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
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

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
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
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
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
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
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劉越亦
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
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
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
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
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劉攽曰按文當云辭不獲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
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爲
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
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
爲懷貳陳兵詣嵩將斬之（詣罵也）嵩不爲動容
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
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

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薦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冢見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已甚愛之後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眺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琊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晉獻公之公子為麗姬所譖逐為文公遂為霸主見左氏傳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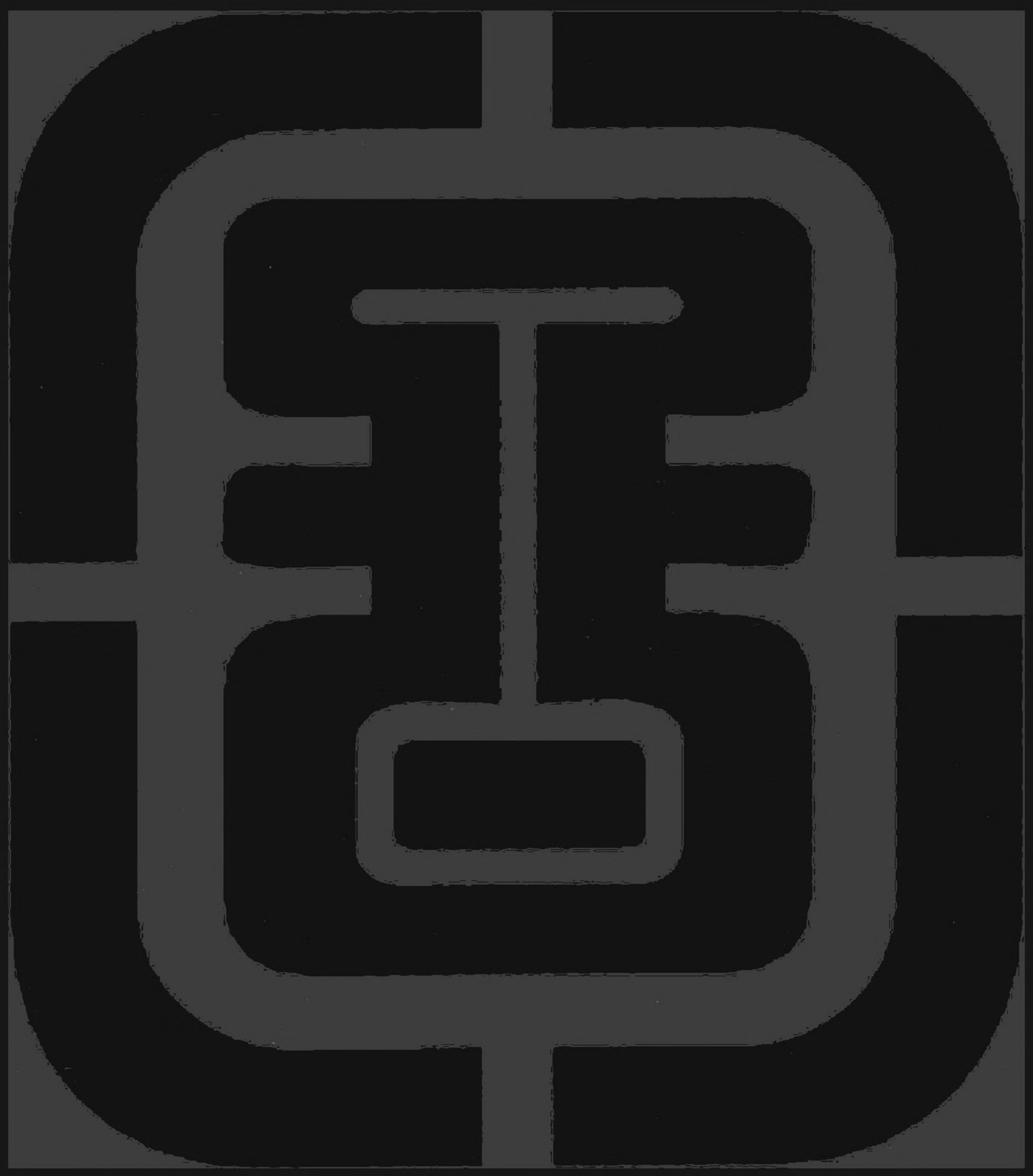
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之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爲嗣琮以倭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前越韓嵩及東曹掾傳巽按下文云擇嵩之因則此時嵩方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立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御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杜預

注曰漢水入口今襄口也○劉攽曰案口當作江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劉攽曰按韓嵩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禮待之蒯越先祿勳劉先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今鄖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爲荆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勇也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人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勇也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信者可立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位可立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立也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未禹之於人也言其如此前書有未禹字義曰禹寄也寄龍形于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
夏魚儷漢舳雲屯冀馬（魚儷鶼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為魚麗之陳前書音義曰舳船後持柁處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天類社闕圖（謂若劉歆圖書改名秀訊鼎謂楚子問王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與師故祭之）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工）矜彊少成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劉表使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為用雖違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罔皇家嬖身頹業

喪冢嫡也嬖愛也

袁譚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

張棗校正同孫張熊官